



古文二種其計若干第坊秋室施北研兩先生所  
美也兩先生居郡了第得缺去郡叙其二科應試  
去無以騷爾界之分也兩先生程材好博不屑為  
世似之學阮雲處相國督學兩浙時嘗亟賞之  
願皆以法生終坊先生且世後鳴呼希希坊先生  
坊善出已刻者有秋室詩錄而湖秋柳詞及此文  
未刻者為騷逸史法十三篇匠此中有刻者騷  
逸史去坊以乃不全之幸因易名曰綜史并取史  
生法語割裂附入不波城文忠妄心也施先生所美  
出已刻者有之遺山詩注金源札記未刻者金源謀



與詩及法文法文係因是汪天湖城沙夥友人叙公  
 高有寫率承從之借錄并錄栲先生之令分訂之朱  
 生也晚小獲見兩先生之師栲拙園先生其兩先生  
 之交也故里封之大概栲先生於詩以多施先生於  
 重源事皆能如數家珍栲先生懶不官美也其  
 詩存元解以之遺去今以此編為嘗鼎商窳豹斑也  
 可也之乙巳十月廿七日燈下尊伯周學澹識於  
 維栲宗館



禮耕堂叢說目錄

宋音說

中離置離說

禮射說

國語新疏說

伯霸說

操摻燥慘說

伽藍記字說

鹽豔說

大唐郊祀錄說



盧氏補金藝文志說

金史版刻說

金石圖商父癸鬲說

周鬲說

周上制劍說

金石圖磚文說

闕

漢晉磚文說

吳天璽磚說

晉永平磚說

晉永嘉二磚文說

晉磚說

又

龍簡文說

宣光銅印說

南宋趙氏墓碣說

京兆府學碑記說

舊鈔本敬齋古今艸說

玉田詞說

又

又

汲古寫本滙水集說

繡谷寫本滄南集說

款乃說

元兩劉郁說

鍾紹京書五帝六甲經說

四十二章經說

小蓬萊石碁局說

董本西廂記說

禮耕堂叢說目錄終

禮耕堂叢說

身程 施國祁 非熊

宋音說

詩譜商頌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客也巡狩述職不陳其詩示無貶客之義案此則宋無詩無詩則何以有音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驕志明以宋音竝列三國孔疏云鄭音好濫宋音燕女事一而別音好濫非已儔匹別相淫竊燕女謂已妻妾宴安而已其說殊

曲攷諸左氏載孔父妻美華父督奪之桓九公子鮑美

襄夫人助之文十芮司徒女美平公嬖之襄二公羊

載閔公矜此婦人桓十疏殆取此以為燕女解乎第

春秋時燕溺如是者靡國不然甯獨一宋又見衛聲

多淫學濂按見記乃云趨數煩志義亦未當竊意經

文宋字為衛字之譌衛字為魏字之譌陸氏釋文無

已何以言之蓋詩小序本子夏所作沈重魏風序葛

屢刺褊碩鼠刺斂與經趨數義合可為確證若衛音

燕溺與鄭音好濫等更何俟疏家之曲辯哉再稽宋

國亦有詩樂商頌十二篇正考父自周取歸以備祀

事者戴公舞桑林平公以享晉侯者襄十賦新宮元公

以享叔孫婣者昭廿然而桓夫人河廣一篇入之衛

風共姬之貞襄三春秋屢書迄無歌詠伯姬引七言

人所擬作乃後并不能與衛柏舟鄭風雨竝傳至如華元目

腹犀兕之譏宣十子罕澤皙邑黔之美刺襄十似

近風詩斯又薛綜所言不足錄者且皆與燕女無涉

然則宋真無音矣

### 中離置離說

儀禮大射儀司射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拊復鄭注離

過也獵也以中離為虛義維綱為實物又注或曰維

當為絹絹綱耳鄭反不取乃與下句變文竊有未安

攷諸大戴禮虞戴德篇曰置離抗大侯知此離字與

中離義合經文離字多作麗字解惟中庸離字義大同又考經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大

射文曰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步注狸之何物每舉足者止

視遠近為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鄉射記云

侯道五十弓攷工記云弓之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

尺明大侯九十虎參七十糝千五十豸大侯之崇見

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經文但辨三侯之

高下注疏並不詳三侯之遠近据此侯道在堂下廣

庭之中大侯在南最遠參在中干在北為近相去各

二十步古尺十二丈今尺七丈九尺二寸中間空處即所謂離也又

大射正以矢行告公下曰畱上曰揚學濂按元本無兩曰字今據經

文增左右曰方亦有防天子之矢或墜于兩廿步中之

意即所謂中離也中當讀如字與下文維綱揚觸拊

復等文竝列四事同為不同爾疑有誤再攷諸所

射之弓矢儀禮及禮記射義皆無明文惟周官司弓

矢曰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澤其射楛質之

弓矢大射燕射其弓矢如數第弓有等差矢制未見

疏云鄭氏以六弓四矢參差不相合亦無明文司弓矢又曰恆矢廝矢用諸

散射注云恆矢安居之矢疏云散射即大射賓射燕

射等可知天子大射用王弓弧弓及恆矢矣夫王弓

強弓也恆矢弱矢也非強弓不能及九十步

古尺五十四丈

今尺三十五丈六尺四寸約六十步

之遠侯

諸侯用唐弓大弓大夫夾

次弱弱矢即禮射不尚貫革之義強弱相濟自可超

兩離而至于鵠此司射所示中離之意古大戴是篇

盧辯注佚孔臯軒補注乃云離耦也作王射六耦解

然据王大射前三日置侯未有先立耦者此離字當

屬命量人量三侯相去兩二十步之離是實地也故

在抗大侯文上且與大射文合不必作虛義解

禮射說

周官天子禮射王弧弓諸侯唐弓大弓大夫夾弓庾

弓士弊弓此六弓之制見于司弓矢弓人二職甚詳

矢制有八而弩居其半惟枉殺矰恆為弓所用矢人

并無矰恆庠三矢之制大抵禮射發的取中質耳無

事貫革且匹矢弗更無會計故司弓矢云恆矢庠矢

用諸散射注疏遂指為大射賓射燕射等則自天子

至士豈非率用恆矢乎雖詩行葦云四鏃如樹儀禮

既夕云鏃矢一束此不過燕樂之文慎終之禮非實

物也蓋射以觀德祇取進退周旋升降揖讓比于禮

騶虞狸首采芣采蘋比于樂自然中鵠貫革云乎哉

猗嗟詩趨踰儀成舞選等句可見又射則貫故穀梁

為毛傳貫中也鄭箋習也無貫革義集傳非



昭八年蒐紅傳云天子與眾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  
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詩車攻  
毛傳亦  
此引鄭于鄉射記主皮下引書傳亦云中者雖不中也  
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可知古人貴仁義而賤勇力  
如此且攷古者世子生射人取桑弧蓬矢六以射天  
地四方內則及射義兩載之鄭氏僅云本太古也疏  
因申質素之意不知桑木也力强蓬艸也力弱是周  
官六弓恆矢之義與桃弧棘矢不同且于始生時先  
以禮射詔之非卽穀梁之貴仁義乎鄭注未免不具  
至疏家又云蓬爲禦亂之艸桑爲眾木之本於義何

取耶尤爲嚮壁虛造已

國語新疏說 與董壽羣

蒙示大著國語周語上中二卷新疏訓詁精援引博  
可與邵氏爾雅疏王氏廣雅疏竝列爲參且可度越  
尊先世所製尙書大傳識小編而上之允乎不朽之  
作也此書少日亦曾校讀稍附鄙說其間約得數篇  
久爲好友取去今止記犬戎章茂正其德而厚其性  
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韋解云性情性也按數語乃  
本禹謨三事義當作性生也周官大司徒辨五地之  
物生杜讀生爲性孝經  
也白虎通性情性者生也  
大戴禮三本篇性之本

也荀子史記皆作生惟左氏昭八年傳莫保其性杜注命也非亦可見晉義與漢義之流變此係注誤又降莘章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韋解云何爲在虢按下文逢福貪禍之吝并据然則語氣當作在虢何爲此係刊誤二說僭識格上至韋序中率附就商數則不過以剪裁詳略之處小參末議耳外如北門章免胄而下辨無拜字似當先取左傳呂覽等文而以尊說終之竊謂拜有等差擡字亦有拜義豈必稽首始稱拜耶周禮九拜九曰肅拜鄭注肅拜但俯下首又魯朝章方上銳下韋氏無解補疏甚核然柳州之非辨亦須備引以駁正之再攷補音序云

取官司所藏十五六本以宋緘大體爲詳諸本固不可得而自元明以迄國朝亦當有十餘刻外如古微書五行大義等書其文體大略相近皆宜博采以附證之凡此悉不揣之瞽言不知有合尊聽否若夫共和千畝鄭南之疏義三川命圭請隧之訂文自非宿學宏材安能精當至此行止怱怱未敢贊詞略見一斑可徵全豹他日錄成後即宜仿水周林刻拓以蜜香紙萬番傳示當世正所謂左氏孤行杜氏孤行董氏亦孤行也

伯霸說

伯以氏者仲叔季也以爵者公侯子男也以官者牧伯也其上公爲王官伯齊太公見鄭志荅張逸語單

成公見昭十一年左傳緣當時有氏王伯者故加官

字以別之嘯堂集古錄云其次以侯爲伯者周語宣王命魯

孝公于夷宮詩衛風序旄邛責衛伯也此伯當指平桓詩譜定爲

宣公孔疏又次以伯爲伯者曹風下泉之郇伯大雅

崧高之申伯竝見鄭箋皆佐伯也此東周以前事至

春秋時周官八命九命僅行于畿內不能行于侯國

左氏成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杜注夏伯昆吾

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服虔應劭案昆吾大

說竝同

彭豕韋在夏商皆爲伯官齊桓之加等晉文之策命

皆有伯官之功故亦稱爲伯是伯也非霸也孟子曰

五霸者指東周以後言趙注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宋

襄是霸也非伯也以昆吾大彭豕韋爲霸則無文以

秦繆楚莊宋襄爲伯則非官惟桓文則有伯功而雜

以霸術者故可渾而稱之且伯上仍加以官猶見尊

王之義霸下若係以王益見無君之心漢書二表師

古注及白虎通竝存二說不辨伯霸之不同非也宋

泰山孫氏五霸爲伯之說亦非惟厚齋王氏以霸爲

伯云者近是是東西周之升降也案王官伯又見陳宣帝紀大建十年

始興王叔陵

操摻燥慘說

說文有操無摻隸書破操為摻音義本同議郎元賓碑有殊摻字桓譚新論微子箕子摻字可證適曹魏有避諱之令與隸寫正合且諱不多年後人故少有傳忌者後漢禰衡傳衡方為漁陽摻搗蹀躞而前摻字元即操字宋王僧孺詩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而自注七紺反與古歌詞邊城晏聞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之句操義尚存音則非矣後世俗本更譌摻為參慘字張騰文士傳云七甘反是擊鼓法徐鉉

云七鑿反三搗鼓也音義全失遂迷句讀若後漢書

注李談苑楊氏細素雜記黃朝漁隱叢話胡能改齋漫

錄吳等書皆疑搗字連上連下之讀且因俗刻譌搗

為槌說益支離迄無定解不知摻本操字當絕句搗

之一字自為句如詩緇衣敝予又改為兮還子授子

冠儀禮喪服父卒繼母嫁從左傳光遠而自他有耀

者也穀梁隱九年南季傳南氏姓也論語草上之風

必偃孟子孟施舍之守氣國策韓策無謀人之心令

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令人知之拙漢書景十三王

傳人言魏勃勇妄庸人耳列女賢明傳姜與子犯謀  
醉載之以行凡傲還學冠從光南草氣殆拙妄醉等  
字皆當作一字讀經史中狀其自鳴得意不待改裝  
此類甚多略舉以見例  
即持杖擊鼓而前以見狂態耳惟下文參搗而去本

譌參爲慘當作三搥解則文順矣古來疑讀自此可  
定若吳淑以章草之變改慘爲操通雅又辨釋文及  
五經文字慘搥之非二家僅攷字書俱未及正讀亦  
未審魏諱者近時龔軒孔氏夏小正補注於慘泥而  
就家句直引魏諱改作操字與予說正合更攷說文  
心部燥字注愁不安也引小雅白華念子燥燥又慘  
字注毒也七感切而陳風月出小雅正月大雅抑篇  
三慘慘字茂堂段氏云皆當作燥入韻以正陸氏之  
謬知釋文已誤正音而段氏亦未檢魏諱白華燥釋  
文作慘北  
堂書鈔作慘月出抑篇  
慘五經文字皆作燥

### 伽藍記字說

友人爲余言比讀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有雙聲句云  
是誰第宅郭冠軍家此婢雙聲猶奴慢罵四語殊不  
諧叶何也余謂君所疑者殆宅猶等字耶是有古音  
與俗音不同者在案宅古音鐸書宅西曰昧谷古作  
度釋文古文庀學濂按書釋文無此文惟說文山部  
庀字下云亦古文宅此釋字當作說  
與相似也又五流有宅三危旣宅古竝作度史記毛  
詩鴻雁其究安宅與澤韻皇矣此惟與宅與度廓韻

楊雄曰爰清爰靜游神之  
庭惟宋惟寔守德之宅緣北朝多宗鄭學尙讀古  
音者也猶廣韻乃庚切而吳下俗音讀同迎聲且與

銀吟等音混大謬若此字自當作彼與婢聲同係俗本刊誤依聲讀之無不諧叶記錢遵王言趙清常于此記取陳錫元秦西巖顧寧宇孫蘭公四本及龍驤邸刻補正爲完書而今本復有譌字使清常有靈想武康山中尤當白晝鬼哭者也書以贈之

### 鹽豔說

禮郊特牲流示之禽而鹽諸利鄭注鹽讀爲豔使歆豔之也說文篇韻皆不詳而六朝及唐人樂府如薛道衡作昔昔鹽籩條三孃工阿鵲鹽又有突厥黃帝白鴿神雀疎勒滿座歸國等鹽大抵與宋南平王鐔

所唱三婦豔

齊王融梁昭明太子沈約王筠吳均劉孝綽陳後主皆有之

同一音

義北人所言音讀楚夏者字體是也洪容齋謂如吟

行引曲之類信矣閒讀劉向新序云齊有婦人極醜

無雙號曰無鹽

卽列女傳之鍾離春

曰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

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而無所容据此形狀無一可歆豔之處因之爲號且以名

邑則西京已有此讀鄭注元有所本諸說家未見引

及更考地志鹽字當作去聲

漢書注

而唐人詩多叶

平韻

媚賴吳孃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

未免音失而義亾矣

大唐郊祀錄說

書爲眠琴山館舊藏鈔本十卷唐王涇著舊書經籍志無此目惟新書藝文志及書錄解題有之涇名唐書無傳聞攷禮志載永貞元年遷高宗祔德宗元和元年祔中宗祔順宗兩事皆涇主議一稱禮官一稱太常博士此卷首署禮院修撰與新書正合書爲涇自著自辨神位至小祀凡列八目逐條下竝附臣涇案云云乃經上史館者文中所引羣經諸史漢魏諸儒傳注南北朝暨隋唐諸禮官博議并六典開元禮五經文字等采摭甚備因革甚詳再取其冬至樂章以校樂志如奠祖配天此作尊祖肅唱和鳴此作肅

雍享獻惟賞此作惟寅歸風疾此作歸靈可訂舊史之譌夕月樂章月以陰德八句九宮貴神全篇樂志竝無尤可補舊史之闕且神位條司民作司人禮玉條白琥作白獸療瘞條丙地作景地樂章條豫和作元和皆謹避國諱惜元鈔本文字譌俗衍脫殊多至第七卷風師文下顛竄不可讀詳加訂正所可疑者涇爲德憲朝人而享太廟文下乃有穆敬文懿四廟樂詞似爲後人附入者殆非涇作未及深攷也

盧氏補金藝文志說

亭林先生嘗言明人著書無非盜竊金源著述遭此

龍漢一劫真不幸也余雜興書籍詩注曾從諸書采輯約及二百種閒取文淵閣目核之所藏不及四之一歎爲盜竊之餘殘缺已甚擬作金文目一則以稍存梗概嗣以底本焚去未能也今訶庵出其所藏抱經學士四朝藝文補志屬余校之因取詩注依類補入凡得百餘種及平邊三住崑崙坡軒等誤凡訂數十字至楊之美之象數雜說趙閑閑之老子集解張鉉之韋齋集張潔古之珍珠囊各有小辨稍加是正若王百一汝南遺事一書蓋與元裕之壬辰雜編楊煥然天興近鑑竝紀金末時事本志乃類入地里豈

臣主奔亾不暇而暇說懸瓠郡載耶惟金源爲宋人僞書所誣數百年來謬誤流傳都視爲虎狼之國兇暴不可近不知天會皇統開于前大定明昌踵于後文治彬彬才人蔚起在朝在野各有著述彼其人俱苦心孤詣成茲小品或傳都市或藏家塾自幸可以名世雖所製未必盡善要不從剽賊中來其英光疇氣不可泯沒者固在曾未百年而文淵一厄蕩爲烏有自中州選外爲遺山所汰如白寓齋曹聽翁輩固已隻字不存卽宋潛溪所舉殷樊之周仲善等亦一詩不見雖以抱經學士及辛楣宮詹學業宏見聞博



畢力搜采終于不可多得顧余鄙識所見者金源一隅耳他可知矣徒令諸書如虎豹一羶僅留名集于天壤間學濂按名集疑當作集名或集字譌故金目之說實有痛心焉者博雅好古如訥庵當必有同慨者乎似聞君家多祕籍校閱之下若更將金源及宋遼元諸家兼為補正尤四朝不幸中之幸也余雖老敢不執簡以從

### 金史板刻說

元人徐一夔始豐稟載俞子中墓碣云至正初

四年甲申

朝廷修三史移文江浙行省繕寫鏤版遣翰林應奉

張翥視工屬子中校正

子中名和號紫芝即書王蒙芝蘭室圖記并題如此江山

亭詩卷首籀文者清河書畫舫紫芝書白石續書譜又少嘗作松雪偽書幾于逼真松雪遂留賞焉晚年專臨晉帖及見獻之十三續夷堅志王起善跋云至行真迹刻意模擬遂名家

正戊子

八年

武林新刊金史始獲一觀殆以宋史卷帙

繁重遼金史政事僻陋故止浙中一刻無他本行世遂少日知錄載嘉靖初國子監官張邦奇請刻廿一史云十七史取舊板修補宋史取廣東版遼金史求善本翻刻蓋廣東版不刻遼金史而浙版已叵止存印本求善本者乃取初印耳戊春在吳門從友人借得浙刻元本書凡廿冊每冊卷首鈐楊氏家藏書畫私印八字篆文長印或即明楊南峯奚囊手鏡與南本相較其字形行格每頁廿行每行廿二字

天會十鎔卷哀紀刑皆同惟衛紀大安三年大元字提行

而完顏合達傳百十卷後凡北兵字又皆不提行是書不全

書賈取南本補入者大抵取浙版印本翻作監版無疑故其文字互譌不及二百字總目尾頁載列校勘官十人彭衡

倪中麥激岳信楊鑄牟思善卜勝李源揭模百官志

丁士恆案九人未詳惟揭模似為文安從子

二五十六卷尾頁載軍須庫典牧司圍牧司提舉牧圍所

四官兩監本皆脫去且其末頁直書卷目于下格若

本無此四職者乃鈔胥之弊又禮志六三十卷原廟下

列傳七十六卷宗磐傳下兩監本皆脫一頁竝存空白一

版而所校浙本兩頁皆存想當日所取翻刻之本偶

缺耳曾記元人張昱輦下曲云院官賜宴桐酒黃羊

禮待諸臣亦殊優渥其間總裁失檢纂修紕繆姑置

弗論至史成後不付監刻移文浙省僅令張俞二人

視校不過取名下士抑具員而已此元臣之草草也

至明人復惜膳寫之工箋紙之費徒取舊印窠模一

任工司刪脫卽此四頁亦非難寬之物學濂按寬竟疑當作覓

不咨查采補致北監本每頁廿二行踵成其繆自監

官林文俊表進以前諒必無一人寓目者以一代典

要視為奉行故事此明臣之草草尤甚者茲据徐銘

玉跋知此史自金亾百有十年蒙古太宗七年乙未至順帝至正四年甲

申始有浙本又隔百八十六年明世宗嘉靖八年己丑始有南本其間不絕如綫是可歎也

### 金石圖商父癸鬲說

古來鐘鼎彝器皆一工而一用鬲則二工同用而制度文字不同羣經音辨鬲鼎屬音列鬲陶也音隔爾雅釋器鼎款足謂之鬲其金齊當與鼎同而不言大小不詳所用攷工記攻金之工冶氏臯氏桌氏竝無為鼎文何有于鬲乎惟搏埴之工陶人為鬲實五穀厚半寸脣寸先鄭一斛三斗無定說後鄭云豆實三而成穀穀受斗二升則似六斗矣其文上與甌屬是為煮器禮喪大記陶人出重

鬲儀禮士喪禮煮用重鬲注瓦器懸于重者疏所受僅二升說苑有以瓦鬲煮食甚美或以土鋤之器進孔子然上無兩耳下無款足蓋自為陶鬲與爾雅金鬲不同及攷許氏說文鬲鼎屬實五穀斗二升曰穀象腹交文三足其云象腹交文較款足義更明晰而鼎屬下乃云實五穀豈爾雅之金鬲亦與攷工之陶鬲同量耶混二工為一器非也博古圖慧季鬲高徑皆四寸餘以此父癸鬲較之約侈其半而兩耳三交足同決為商器無疑竊案爾雅鬲文下即云甌謂之鬲方言鍏吳越之間謂之鬲及陳氏禮書以款足為空足不取注疏曲腳踈足之說則其用亦與釜鬻為近

閒見蔡氏古器類編載路氏鼎三足而一稍大用以煮茶以少火燎大足則水隨沸或摧大足折見折處有銅渣作火燄上騰之狀意此亦金鬲也記者弗深攷混名爲鼎耳抱之陳君家藏三代兩漢金石極富少而嗜焉攷訂精覈出其尤者繪而梓之裝成巨冊傳示當世可爲未名之寶豈獨擅奇三吳哉比屬半樵致示讀其繡刻之精想見堂中金碧燦爛當更十倍輒附鄙證爲之介他日小暇當扶杖從拙園先生後一敏求古精舍而縱觀之且取此鬲用所定周尺較其高深圓徑而求其實中積更乞君一試捫揣與

路氏鼎或有當否

周鬲說

辱下問謹荅粟米二字詁訓家說則有甲者粟無甲者米文字家言則粟亦米也南豐之粟從詁訓解故壯者日二升幼者日一升習之之粟從文字言故畝收一石其多少似相合至今之度量衡三法校之于周及秦漢惟度法爲樂律所限約侈僅及三之一若量衡二數沿及唐宋二千年以來迤漸增加其侈幾數倍矣猶記少日里中先輩言曾校得周時古鬲鄭注六斗者求諸今量實積止得一斗二升知今量之

二當古量之十因用此數取周官廩人人三鬴中也約之六斗四升曰鬴三之計月食一石九斗二升以今二折之實得三斗八升四合以三十計之每日食一升三合弱此文係在官給米之數則與王制所云凡用民力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合矣後漢書南蠻交趾傳計人廩五升注古升小故云與此量亦同喜爲攷古之小有當處謹質諸

周上制劍說

太湖漁人于湖中網獲銅劍一許君雲樵得之以今官尺量之臘廣一寸三分莖長三寸身長一尺六寸

六分以今法馬平之重二十七兩八錢出以示予予曰此周物也且吾鄉土產攷工記云材之美者吳粵之金錫吳越之劍遷地弗能爲良趙畦言吳鑄二劍千將莫邪越鑄五劍魚腸湛盧越絕亦言吳有扁諸之劍且三千焉試攷諸周制攷工又云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莖長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鈞古以六兩大半兩爲一鈞大半兩卽十六銖爲今之六錢六分六釐謂之上制鄭注莖長五寸身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度之今尺臘廣則約以五二古二寸有半寸今一寸三分莖長則約以六古五寸身長今三寸則五五而少弱古三尺今一尺六寸六分權之今稱劍重則四六

而少弱

古三斤十二兩今一斤十一兩八錢

想夫椒戰地折戟沈沙龍

不久藏寶氣自見其為扁諸之上制無疑且為摩挲

發其采色雖不若芙蓉始華而潤澤如玉光白如茶

又知古言金錫即今之銅銀書傳之黃金黃鐵

堯典贖刑

甫刑百

毛詩之如金如錫

閻百詩札記

與此文原可互證

攷工不又云乎金有六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為大

刃之齊則是劍為二銅一銀復何疑哉此吾鄉二千

餘年之土物乃為君藏之得所歸矣君試于中夜望

之或當有虹氣千丈透匣而出干霄漢而衝牛斗閒

者始信予言之有徵也君其善寶之

